

創 造 詩 叢
編 主 家 克 誠

靈 夢 錄

杭 約 赫

海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813.08
0304

編主家克臧  葉 詩 達 創

錄 夢 噩

著 赫 約 杭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喚我的名字	· · · · ·	元
我的家史	· · · · ·	六
六行	· · · · ·	三五
落潮以後	· · · · ·	三三
黎明之前	· · · · ·	二〇
檳星草	· · · · ·	一六
下輯		
帶兒周歲	· · · · ·	三
噩夢	· · · · ·	一〇
願	· · · · ·	八
拓荒	· · · · ·	六
哭聲	· · · · ·	四
誓	· · · · ·	二
上輯		

行刊 **司公版出群星** 海上

• 1 9 4 7 •

7408

創造詩叢

噩夢錄

• 有 所 權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著作者 杭約赫

藏版者 詩創造社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小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噩夢錄」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杭約赫是一個畫家，他「厭棄了彩筆」來學「發音」和「和聲」。抓住一點向深處探尋，把它凝結成晶瑩的智慧，使人覃思比直感的時候更多，他的字句也是百鍊而成，像一道細水從幽邃的山洞裏阻澀的流出來，以自己那種節制的音響注向一個深潭裏去，他缺少了波瀾壯闊的那份豪情，但也沒有挾沙泥而俱下。他是飽經了人生憂患，在落潮裏想望着一陣新的風暴。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輯

上



從一團渾沌裏，你艱辛的爬了來，

爲那些無知的子孫，教花兒放香

花兒結果，教悖逆的生命知道情愛，

教有聲音的也有思想，也有光亮。

原爲了給你溫暖，竊火者

由神祇的殿堂裏取來了火；

玩火的却用它來焚燒你的髮，

你的皮肉，焚燒你慈悲的心窩。

吮吸了你的乳汁，還要流你的血，

憑一股蠻勁，做
這浩劫刺透了心
爲報答你的恩惠
將不肖的從一卸
誰還忍再讓你向

哭聲

我們光身來到世上，
帶來的只有哭聲，比
小豬小狗還要愚蠢。

十萬個時辰有多少
世紀，小豬有了灰孫，
小狗也做了老祖父；
我們才學會了爬行。

泥淖是小豬的世界，
牆洞是小狗的世界，

而整個的世界，都在
我們的小手掌心裏。

同樣帶來一個哭聲，
有的在宇宙裏探險，
有的祇是小豬小狗。

一九四六年

拓荒

上帝給了你們一塊窮山惡水，
饑寒和災難霸佔了這片天地；
你們却不甘願領受他的吩咐，
要教枯黃的土地去變換顏色。

在苦海上開闢了自己的樂園。
會被幸福和溫飽遺棄的地方，
從你們手掌裏，已經瓜菜滿地
糧食滿囤、騾馬成羣、豬羊滿圈。

年近半百的人現在找到了家，
血絲和汗滴裏發見新的奇蹟。
征服了天和地，才稱得上英雄。

我們企望着地獄都變成天堂，
這星球上有多少荒蕪的土地，
在等待着辛勞的子女去「開墾」。

一九四四年

薰飽了彩色，我坐在樹蔭下，

畫藍天裏嵌着的大太陽，

畫剛分曉的褐色的土地，

畫黃金的稻束躺在田壟上。

但我畫不出農夫流汗的笑臉，

在調色板上找不到他們底顏色；

今天他們的笑容雖那樣天真，

我知道他們的心却長年在哭泣。

千百種顏色隨我們底手去變，

將一切形體都納進框子；但
畫畫的祇把捉了一些光和線。

我想攝取一顆顆活跳的心，
厭棄了彩色，厭棄了畫筆，
去學習怎樣和聲，怎樣發音。

一九四五年

噩夢

不是守防邊疆，又不是護衛

血地，你們要掛着哭聲離開，

母親揉着乾痛的乳頭啜泣。

幾千年了，我還要寫「石壕吏」。

誰不是親人們的「心肝寶貝」，

破舊的搖籃還不忍得拋棄；

誰不是好丈夫，母親的孝子，

現在要讓田園去收養野草。

百年的怨仇不去報，教你們



帶兒周歲

蜂兒祇爲釀一點蜜，

替花朵結了果實；

不知是幸運還是苦難，

在一次不經心裏，你凝成了生命。

躲在黑漆漆的小宇宙內

你竟滑過千萬里路；

誰教你急着要見世面，

沒爲你鋪好窠，便聽到你最初的哭聲。

十二回月圓裏，你認得了